



杏花雨

曹新国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一个外星遗孤，为了地球文明而生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个普通人，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，身体力行地和朋友们建造世外桃源。而众人的命运早已注定，杏花雨变成了杏花泪……

杏花雨

曹新国 著



内容提要

恶性的发展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暴雨、干旱等自然灾害已司空见惯，这似乎并没有太多触碰到人类的神经。史前文明的有无，外星文明的存否，并不是本文要关心的，本文关心的是我们的生存环境，是我们人类本身。外星人踏足地球时，发现地球正处于核阴影笼罩之下，他们不忍心看到地球文明重蹈覆辙，于是忍痛割爱，留下了刚刚出生的儿子，把他冰冻在了北极。等到地球灾难来临之前，婴儿将苏醒、成长，去拯救地球……一个外星遗孤，为了地球文明而生。外星球和地球文明之间不应该是互相杀戮，而更应该是和平、友善。

本文运用科幻手法，借以传播作者思想的载体。本文中的主人公秦海生，虽然被赋予了科幻的色彩，但他首先是一个普通人。他多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，这样更便于作者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，把思想散落在字里行间。

本文以北极的冰盖解冻淹没了主人公海边的家园来开篇，又以饱含主人公一生心血的桃园的毁灭而结尾。表面上表达出对环境恶化的呐喊，更深层的却是针砭现实社会中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。

在本文中，“爱”是一坛陈酿的美酒，越珍藏会越珍贵，可能一生都没机会打开，但只要藏在心里就是美的……对路的描写，“厚厚的雪，白茫茫一片，也就无分为路了，自己走出来的便是路。”与鲁迅时代的路——“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”形成鲜明的时代对比。文中从不同角度对“钱”进行了阐述。“两毛钱”就能憋死人，小孩儿挡轿门挣钱以及官、钱的变通，反映了钱在当今社会的地位。

文中刻画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。有大城市的代表李纹，通过她嫁到农村，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中一个现象——城乡大融合。还有小城镇的代表刘之新、刘之娟，农村的代表秦海生、秦海玉、刘影、李月明，官家子弟的代表王

明山。不同的生活环境就如一座座围城，有人想冲进去，有人想冲出来。大城市的李纹要嫁到农村，农村的海玉要嫁到城市，小城镇的刘之娟要冲进大城市……主人公秦海生说：“土里的‘肉牛’要经过四年的蜕变，才能变成会唱歌的蝉，就如同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，经过四年的修炼才能脱掉一身的土气。”

文中用李纹婚礼的排场侧面反映出桃园的鼎盛。八仙楼里没有仙，八仙楼就是他们的归宿。嫁出去的、走出去的都将由于种种原因而回到他们应在的位置。他们的命运都已注定。众女子变成了桃园里的片片桃花，杏花雨变成了杏花泪……



时入七月，虽是早晨九点刚过，却已酷热难耐，太阳底下蝉声一片。秦天海拨通电话，把自己刚定做的新船拖向海边。

“这天儿没法干活儿！海边都这么热。”一位搬运工一边干活儿一边发牢骚。

等船下海，已是中午时分了。秦天海先将船停好，来到岸上胡乱吃过午饭，返回船上准备试航。抬头远望，“我的天！”远处天空黑压压一片，乌云似狂泻的山洪向这边压来。“唉！天气预报不是说没雨吗？”他只好重新收好船，匆匆忙忙跑进岸上的管理站。树林里的蝉声只留下凄凄的几声，时断时续，忽然一声尖叫，一只蝉飞走了。没过几分钟，暴雨滂沱，狂风大作，港湾里却依然忙乱不停，叫喊声夹杂着雨声、风声，响成一片。蝉声是一丝也没有了，最后终于只留下了雨声和波涛声……

等风平浪静了，秦天海返回船上，仔细查看船体，还好没有损伤。第二天下午，浪小了，秦天海来到船上，启动马达出海试船。马达声轻松流畅，蓝色的天空晴朗怡人，秦天海也高兴起来：“好船，好船！”秦天海加大马力，船箭似的驶向大海深处。没多长时间，岸上的景物已模糊不清。秦天海忽然发现，前方一大片海域银光点点，他赶忙停下船，用望远镜去看。

“啊！冰山！”

近几年持续的高温，天气异常。北极的冰块大片解冻，并通过白令海峡，像

羊群一般涌向太平洋，但能到达渤海湾的还不多见。冰山的出现，给行驶的船只带来极大不便，沉船事件时有发生。

秦天海突然发现的冰山，在左前方不足百米的地方。他放下望远镜，肉眼已能看清。冰山高出水面一大截。仔细看还有些距离，到四周再查看一遍，的确无危险存在了，秦天海才松了口气。他又拿起望远镜观察最近的那座冰山。突然发现上面金光闪闪，像一团火，又像是一大块闪光的宝石，发光体被冰挡住看不见。“是冰的反光？不对，应该是冰上有东西。”他想，“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？”好奇心使他将船慢慢靠近冰山，越来越近，上面的东西已看得非常真切：一个婴儿，周身红光映照。忽然，婴儿启口长啼，声音银铃般清脆，仿佛向世界呐喊其生命的存在。

秦天海被这一幕惊呆了。看着光洁的婴儿，他想起了怀胎十月的妻子。“哇哇……哇哇……”婴儿的啼声更加清脆了。秦天海确定这不是幻觉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，他想：“一定要上去看看，祸福由天吧。”

他脱掉衣服，跳入海中，接近冰山。果然是一个婴儿，身上裹着一条红巾。他小心地将婴儿托起，单手游回船上。刺骨的海水使他打战，然而当他怀抱婴儿时，周身充满了暖暖的感觉。婴儿就像一个小小的火炉，向四周漾溢着无尽的温暖。他定睛细瞧，婴儿脖子上戴一项链，一圆形玉坠护于胸口。玉坠正面：一枝破芽初生的粉红色桃花，一枝，二叶，三瓣花，枝嫩，叶绿，花自红，红中带粉，透着晶莹与灵气；背面是一幅阴阳八卦太极图。项链正好套于婴儿的脖子上，柔软无比，无一接口，却无论如何从脖子上取不下来，真是巧夺天工。

秦天海用衣服将婴儿包住，启船返航。四处静悄悄，无一行船。

二

回到家中，已是傍晚。秦天海用膀子撞开大门，院子里看不见妻子，走进外间，听到妻子大声的叫喊，他很快明白妻子在生产。几步跨进里屋，妻子正躺在床上高声用力。他将婴儿放在沙发上，跪在妻子身边，握住妻子的手。

“生玉，我回来了，我去找医生。”

陶生玉看到丈夫，像是看到了希望，痛苦顿时少了许多。

“不用了，帮我用力，马上就生了。”妻子低声的说，又长长喘了几口气。

秦天海恨自己今天不该去试船，不该留妻子一个人在家。他心里一直自责，妻子的每次叫声，都像打在他身上的一记重拳。

“生玉，生玉……”他默默地念着。

“哇哇……”婴儿出生了，是位千金。妻子放松的脸上，无力中带出一丝笑容。

突然，屋内变成“哇哇……”的二重奏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就是五年。村里人都夸赞生玉家这对龙凤胎水灵聪慧，天海夫妇当然高兴。最初，天海为他们起名叫“秦生”、“秦玉”。三岁时，一位算命先生路过门口，看到兄妹俩相貌不凡，定要为兄妹俩卜上一卦。天海觉得老先生诚恳，便依了。卦词上说，“凶，家移。”天海觉得晦气，本想图个吉利，没成想是这样，生气地让其走开。算命先生决意不走，问二婴姓名，又问其家人几何？天海不答。旁观者中有人告之：“这家几代单传，现父母已双亡，全家四口，男孩叫秦生，女孩叫秦玉。”老先生思忖许久，说道：“此灾有解，只需在兄妹姓名中填一个‘海’字便可无事。”说完，仰头细看他们家里的两棵杨树：

高三丈许，二人方能合抱，冠状如云，色银白，观其杆而知其根深。两树像两位门神立于正门两侧。“神也，神也！”老先生忙跪下向树磕头，旁观的都觉得好笑。老先生站起来，对天海说：“此二树是你们家里的两个神，左阳右阴，好生养护，必有厚报。”

说话间又是夏天了，气候越发异常，今天狂风，明日暴雨。拦海大坝天天告急，大坝筑得像长城一样，却仍挡不住海水泛滥，海水倒灌时有发生。

有一天，政府通知有股强台风可能会在沿岸登陆，各级政府、各家各户作好抗台风准备。海边的人什么样的风没有见过，人们并不在意。狂风带着暴雨整整下了一天，晚饭时方小了些。院子里全是水，只好呆在家里，无事可做的村民们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半夜醒来，天海突然发现屋子里已全是水，都快到床沿了。他赶忙推醒生玉，“出事了，快起来！”匆忙间穿好衣服，水已漫上床。“怎么办？！”生玉惊恐万分。“别怕，你我各背一个，出去再说。”海生、海玉受此大惊，竟一个也不哭，会意地紧紧搂住父母的脖子。夫妻俩摸索着出了屋子，幸好是自个家，路熟。水眨眼就到胸前。“怎么办？哪儿去？”生玉急得直哭。天海眼前一亮，“生玉，游到大树那儿去，你我各抱一棵。”“天啊！救命的树啊！”水越涨越高，夫妻俩各抱一棵，水涨就顺势往上爬，很快就抓着树枝爬到高处。

这里已是一片汪洋。家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秦天海、陶生玉像牛郎织女一样各守一棵大树，遥遥相望，不时还互相提醒着抓紧树枝。天渐渐开始发亮，风雨已停，放眼望去一片泽国，隐约可以看到几丛树梢。如此大面积的海水倒灌，谁会想到？家离海边还那么远，水灾不是没见过，可今天这样，还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

只有静静等待政府的救援了。一天过去了，没有人来。又是一天过去了，还是看不到希望。无水、没粮，一家人只好以树叶充饥。就在第三天上午，突然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，已疲惫不堪的秦天海又看到了曙光，拼命地招着手。驾驶员终于看见了他们，投下了食品、水和救生衣。正在一家人感谢上苍的时候，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条蛇，突然爬上了生玉赖以生存的救命树。生玉慌乱之中不知所

措，索性向蛇求起情来。蛇却毫不理会，一点点向上爬。秦天海折了一个树枝，游过去。“别怕，我来对付。”一边说着一边用树枝瞄准蛇身就打，打偏了，蛇掉进水里，箭似的向秦天海扑来，还没等秦天海反应过来，蛇已咬住了他的胳膊。秦天海松开手中的树枝，迅速卡住蛇的脖子，蛇软了下来……秦天海渐渐觉得全身发冷，抓住树枝却上不去。

“是不是毒蛇？”生玉害怕地问。

“不会，我长这么大，在这儿从没见过毒蛇。”秦天海低着头有气无力的回答。

没多久时间，生玉看天海一动不动，叫也没回声，便下去拉他，却发现他已全身冰凉。陶生玉嚎啕大哭。

“天海，天海……”

“爹，爹……”

下午，救援的船只找到了他们。可惜，天海却没等到这一刻。一家人被救上船，却又依依不舍，生玉把丈夫折下的那个树枝捞起，又从自己待过的那棵树上折下一枝带走，以此来纪念她的丈夫和她的家，也以此将两棵树的灵魂带走。

船越走越远，两丛树影渐渐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。生玉眼神恍惚，仿佛远处总是有两丛树影，淡淡的、隐隐的……

三

陶生玉从政府领了救助款，葬了丈夫，带着海生、海玉投奔内地的娘家来了。家里父母还在，由哥嫂照顾，哥哥老实，家里一切都由嫂子做主。嫂子的刁钻远近闻名。生玉未嫁时已领教足矣，也正为此才赌气远嫁千里，只是可怜了父母。母亲已瘫在床上多年，父亲快六十的人了，所幸身体还好。哥嫂另有家院，没跟父母同住。

生玉回到家中，见到父母放声痛哭。父亲隐泪将女儿劝住，又多加宽慰，见两个外甥穿着大人衣服，便对闺女说：“我到集上买点儿东西，你先陪你娘坐坐。”

生玉坐在娘旁边，陪着娘说话。多日不见，说说东说说西，话多得就像弯弯的溪流没头没尾。天已近中午，生玉想着爹赶集也该回来了，准备动手做饭。

生玉心里想，我领孩子住在父母这儿，嫂子会怎么想，又会生什么事端呢？

正胡乱想着，忽然门外传来一声高嗓门：“玉妹子回来了。”

生玉一听就知道是嫂子的声音。话音未落，嫂子与哥便一前一后地进来了。嫂子满脸的笑，拉住生玉的手。

“妹子受苦了，听说你们海边淹得可厉害了，还好你这儿还有个家，缺什么，用什么，只管跟嫂子说，叫你哥送来。”嫂子说。

“谢谢嫂子，来，坐。”生玉又看看哥哥，“哥，还好吧？”

“好，好，孩子们好吧？”哥哥看了看躲在旁边的海生、海玉，“都过来，让舅舅看看。”

嫂子看了看他们的行李，两个树枝上挑着一个小包袱。

“听说政府给你们发了万数块的救济款，让你们买房子。”

“没那么多，只几千块。”

“才几千？够干什么？还不够吃饭呢。”

“可不是，不过现在受灾的人多，国家也有困难嘛。”

“你真是菩萨心肠，还替国家想，想想自己吧，几千块买房子是没门儿了。”

“房子不用买，这儿就是她的家，这房子是我的，我说了算，你不用算计她那点儿救命钱了。”是爹的声音。

“爹，你回来了。”生玉见爹赶集回来，赶忙给爹倒了碗水。

“爹，你这话可不对，我是替妹子打算，又没说要她的钱，像是嫂子来逼小姑子的命似的。”嫂子满脸不高兴，“不过话说回来，眼下房子由你住，是你的，可迟早应是生财的。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再回来分家产，天底下没有的道理。”

爹气得双手哆嗦。

“有我一天，你休想占我的房子，我就是放把火烧了，也不给你。”

“不给儿子给闺女，你的心思人家明白——疼闺女。”

“我就是疼闺女，我还疼外甥呢！”说着从兜儿里掏出刚从集上买的背心，把海生、海玉拉过来，给他们穿上。

生玉眼里含着泪。

“爹，嫂子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回来，可不回来，我又能到哪儿呢？房子我出钱买，不白住。政府给的几千块钱，就是让我们买房子的，我都给你们，一分不留，你也高抬贵手，放妹妹一马，钱是少了些，可我们母子只有这些，今后父母我管，算是补偿吧。”

“爹，你听，这可是你闺女自己说的，往后可别说我们的不是。生财，去找二叔来做个保，写个文书，也有个凭证，今后可别说我们不管老的儿。”

“你……你给我出去。生财，带上你的老婆，回你的家去，几十岁的人了，连老婆都管不了，就知道坐在那儿出气儿，不中用的东西，我算是白养你了。”

蹲在那儿一句话不吭的生财，突然火冒三丈，举起坐着的板凳，二话不说冲着老婆就砸了过去，最后嘴里吐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嫂子的头上被砸了个口子，血流了满脸，一只手捂住伤口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嘴里一边哭喊着，撒起泼来。

生财又抄起一把铁锹。爹看儿子失了常，赶忙一把抱住儿子的腰，不让他动弹。“爹你放手，让我打死她。”

生玉也赶忙过来劝阻：“哥，你别胡来，万一出了人命。”

嫂子见势不妙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早一溜烟儿跑了。

四

许多天后，生玉还是找来了二叔。一家人都在场，写了文书，各自签了名。

父亲的宅地，是村里最早的一批，面积比后批的要大一半。正房五间，东厢房三间。父母住正房的东屋，生玉与孩子们住西屋，中间为较大的客厅，厢房放些东西。院子前后隔成俩院，前院栽满了树，后院为生活院。前院原有的大树，在去年大侄子盖房时全部伐掉了，刚栽的新树苗还未缓过秧来。后院种些花草，无西厢房，显得挺大。西墙边种有一棵桃树，一棵杏树，靠正房墙根儿处种有一丛牡丹。院子的中间，是一条用碎石铺成的小路，小路把门庭与正房相连，与牡丹花对称的另一侧是口水井，井口封闭，压水使用。陶生玉把带来的两个杨树枝，分栽于门庭前面的两侧。说来也怪，这两个树枝真像有神灵护佑似的，居然顽强地活了。

一晃又是六、七年，海生、海玉已念初中。这几年几乎年年大旱，生玉与父亲在干裂的土地上，天天为水而奋斗。生玉虽然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，可一想起孩子，心里有希望也就不觉得太苦。这一生对生玉来说，还有什么所求？最大的希望是盼儿女长大，有出息。

海生、海玉已懂事了，放学回来，总是先到地里帮母亲干活儿。两个孩子天性聪慧，考试成绩很好，班级排名总是第一名海生，第二名海玉。

过度的劳累让生玉病倒了，这一病就是一场大病，躺在炕上直说胡话。发病时又正好是半夜，海生、海玉吓得不知所措，赶忙叫醒姥爷。姥爷打发海生去找医生。

海生也顾不得害怕了，大着胆子跑进黑夜中，白天那些熟悉的东西在黑夜中仿佛都藏了起来。海生的心砰砰直跳，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他似的，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。海生继续跑，又觉得后边有动静，回头一看是一条狗，眼见只有几尺之遥。海生弯腰拣了块石头，那条狗就像有预感一样来了个急刹车，回头就跑，跑出老远才停下来，扭着头看着海生。海生猛然加速快跑，没多远就觉得后面不对劲儿，一回头发现那条狗又追来了。这次更险，马上就要咬着脚后跟儿了，海生顺势飞起一脚，正好踢在狗的下巴上。“汪汪”那条狗狼狈地逃走了，这回是真的跑了。海生此时胆子更大了，很快就来到了医生家。人家门闭得紧紧的，海生使用两只拳头砸门。

里面的灯亮了，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娘病了，你去看看吧。”

“谁家呀？”

“我是海生。”

“噢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“你可快点儿。”

海生回去时又碰到那条狗。它看见海生走过来，先是全神贯注地警惕着，随后又亮出准备逃跑的姿态。海生不紧不慢地走，快到自家门口时，再回头，那条狗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他。

医生终于到了，号了脉又问了问，说：“打一针吧！打一针就没事了。”看医生的神态，好像娘的病并不严重。打完针，医生走了，娘不再乱语，姥爷也睡去了。海生、海玉躺在娘身边，谁也睡不着。天快亮时，娘突然张着嘴像是在说话，更像是要大声喊叫，却又不能，着急的神态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，急促地吸着气。海生汗毛孔直竖，猛然间，急出一身冷汗。此时，他感觉到自己浑身充满了热流，周身彤红。红光蔓延到娘的身上，她的呼吸神奇般地匀了下来，脸上的表情也渐渐平和了。海生又恢复了正常，他推了推娘。娘睁开眼，惊讶地看着孩子们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“娘，你昨晚病了，还直说胡话呢！”海玉说。

生玉坐了起来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！我说怎么这么累！”说着用手擦了擦额头上已变冷的汗水，“我昨晚梦见你爹了，说了好多话，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，正说着，我跟你爹又想起你们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也忘了在什么地方，把你们俩丢了。可把我跟你爹急坏了，一直找你们……唉！原来是场梦，早知道是梦就跟你爹爹说会儿话。”

海生、海玉靠在娘的怀里。海玉对娘说：“娘，你病了我們好怕，刚才哥哥着急的时候身上彤红。”

“别胡说！娘看看，生儿没事儿吧？”

天一擦亮，生玉就起来，到门口的两棵大杨树下，各点了三炷香，嘴里“么么”地念了一些话，眼光慢慢地从树根移到树冠。两棵杨树已比碗口还粗，高耸挺拔，树冠撑开就遮住大半个天，树叶在风中哗啦啦作响，像是对她说着什么话。也许只有生玉才能听得懂，她是在用心灵去听，用虔诚去听。海玉说她哥哥身上彤红发光，生玉虽没看见，但其实她是信的，她知道海生是怎么来的，但真正的来龙去脉，连丈夫都说不清，她怎么明白？但有一点她是信的，海生的来历有些蹊跷，他怎么可能在海面上活下来，还是在冰块上？有总之海生的到来，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家没了，丈夫走了……她自己觉得这也许就是命，这一切也使她越发信命了。不过，对海生她并没嫌弃，吃自己奶长大的孩子都是亲的。有时候她也瞎想，海生会不会再妨他的妹妹？当然，只是想想，她是决不会对别人说的。但她总还有一些不放心，终于决定也为海玉做一个与海生一样的玉戴上。

平时，海玉也常问娘，为什么哥有玉，而她却没有。海生也觉得一个男生倒戴这个东西，私下常常想摘下来给妹妹。难的是，项圈怎么也摘不下来。问娘是怎么回事，娘只是说：“你刚生下来时，有人说你命硬，戴上此玉，把你锁住，如今你长大了，脖子粗了，怎么摘得下来？孩子记住，此玉不可摘，此玉若不在，你就没命了。闺女，你也有一块玉，大了娘也给你戴上。”海玉听娘这么说也就高兴起来。

今天，生玉终于下决心要把丈夫家的传家之宝，也是丈夫留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——金链玉坠，给海玉戴上。早些时候，她一直戴在自己身上，回到娘家

才收了起来。其实，金链玉坠是早晚要给海玉的，只是怕海玉小弄丢了，如今给她戴上，以免她的心里总不平衡。只是这块玉与海生的不大一样，海生的是一块圆形的玉，正面一枝破芽初生的桃花，背面是阴阳太极图。而此玉，形状虽为圆形，两面却无字无图。生玉想找个匠人也刻个图案，让海玉的跟海生的一样。

说来也巧，一天街上来了个刻画的艺人，手巧得很，在钢笔上三下五下就刻出个凤凰来。生玉动了心。等海生、海玉放学回来，生玉将艺人叫到家里，让艺人照着海生的图样，在玉坠上也刻上画。艺人叫海生把玉摘下来，生玉赶忙解释，“已摘不下来，此玉是出生时带上的，无接口摘不下来，你看看不就行了。”说完让海生从内衣里把玉取出。海生的玉一般放在内衣里面，不知情的人是不知道的，此玉也只有家人见过。

艺人用手捻了捻玉面，心中顿时荡漾起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，绵绵的似婴儿的肌肤一般。突然，艺人的手一抖，把玉丢开了。

海生忙说道：“背面你还没看呢？”说着把玉翻过来让艺人看了。

艺人再没动手，他又从生玉手里接过玉坠，看了看说道：“此玉质地太硬，不好刻，只能画。”

生玉答应了。艺人的手的确巧，三笔二笔画了出来，前后不过几秒钟，画得却是逼真极了。全家人都夸奖艺人的高超手艺，艺人收了钱就匆匆离开了。

进入伏天，热得难受起来，蝉的叫声也变得焦躁不安。累了一天的生玉回到家里疲惫不堪，又赶忙到锅头上做饭。爹坐在一边抽烟，娘在炕上坐着。海生、海玉放学一回来，放下书包便找东西吃，生玉说他们像饿狼似的。饭后，两个孩子安生下来，到里屋写作业去了。父亲说困了，先去歇着了。这时，生玉也感到全身松软，眼皮只想合。生玉也没多想，大概是白天太累了，碗也没洗，也到炕上睡了。

这时，天已黑透。院里出来一个黑影，探头探脑地向屋内窥视。海生、海玉在灯下安安生生地趴在桌子上。黑影窜进屋里，直奔海生而去，先捅了捅海生，看海生没动，迅速将手伸进海生的脖子里，揪出项链，顺着找锁口。奇怪，真得没有接口！小偷急忙从口袋里拿出早就备好的钳子，想用钳子将项链剪断。就在

用力的刹那间，突然一道火光四射，小偷像受到电击一般被打出老远，直挺挺躺在地上。海生猛然惊醒，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，看到一个陌生人躺在地上，妹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海生不由的毛骨悚然，便喊：“娘，娘。”连叫几声，无人回答。再大声喊，还是无声。海生本能地意识到家里出事儿了，跑到院里上房把邻居们喊来。邻居们还在乘凉，听到喊声纷纷赶来。见此情形，有人说，“一定是这个人下了药，来偷东西，别说什么了，赶快救人吧。”于是，大家分头儿忙了起来，有去找医生的，有报案的，有去开车的……吵吵嚷嚷，将海生一家人连同那个小偷都送进乡医院。生玉、爹、海玉，还有那个小偷都被救醒了，唯独娘醒不来，老人最终是永远地睡着了。小偷醒来后就被民警带走了。有人认出，小偷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刻画的艺人。

生玉的哥哥见娘被人药死了，吵嚷着到派出所要亲手杀了那个小偷，被派出所的人劝了回来。生玉一家人已没空儿去管那个小偷了，由警察处理去吧，接下来几天里忙着发孝送葬老娘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生玉来到大杨树底下，烧香磕头，祈求平安。村里已传遍了：生玉家里有块非常值钱的玉。什么事情都怕人传，越传越远，越传越离谱。一个女人经受的太多了，也就不太在乎别人的议论了。生玉把小偷放过药的水缸砸烂扔进沟里，也把家里的晦气扔出去。

娘去世后，嫂子不时地来串门了，说说闲话，没事儿坐坐。一天，嫂子赶来说：“那个小偷全都说了。他在玉上刻画时，看到海生那块玉，就起了坏心，好几次想在海生上学的路上动手，只是海生他们有伴，没有办法下手，就想出了那么个毒计，白天趁没人注意他先躲进厢房……”嫂子一边说着一边又招呼海生，“生子，出来让姪子看看，到底是块什么样的玉，让那个小偷财迷心窍。”

海生扭扭捏捏地走过来。

生玉在一边说道：“拿出来，让你姪子看看。”

海生不情愿地从内衣里面摸了出来，就到姪子身边。

姪子用手托起来看了看，说道：“真是宝贝。怪不得人家都说它值钱，摸它一下，那感觉怎么说呢，嘘……”姪子嘘了起来，没再说话。

“嫂子，你别听外人乱说，其实，不过是一块好看的石头，哪是什么玉呀，